

湯皇珍的七件旅行作品：

- 1999 [我去旅行 \(II\) / 我去旅行 I am going traveling Je fais un voyage](#)
台北 環亞AVEDA 敦南誠品書店 內湖東英幼稚園
台中 誠品書店 高雄 COSA 櫥櫃名店 台東 台東劇團
- 2000 [我去旅行 \(III\) / 千禧伊通逍遙遊](#) 台北 伊通公園
- 2001 [我去旅行 \(IV\) / Traveler · Bali](#) 台東 琵琶湖海邊及台東劇團
- 2005 [我去旅行 \(V\) / 一張風景明信片〈2005 Taiwan〉](#) 台北 伊通公園及小客廳
- 2005 [我去旅行 \(VI\) / 幸福之島](#) 台北 誠品敦南B2藝文空間
- 2006 [我去旅行 \(VII\) / 廣場旅人](#) 西班牙 瓦倫西亞
- 2006 [我去旅行 \(V\) / 一張風景明信片〈2006 France〉](#) 法國 CAMAC 〈Center d' Art Marnay Art Center〉
- 2007 [我去旅行 \(VIII\) / 廣場旅人](#) 台新金控2樓元廳

1999-2000 [我去旅行 \(I\) / 北京之行](#)

參加「複數元的視野」群展 北京 中國美術館 高雄 山美術館
台北 國立歷史博物館 新竹 交通大學

2003 [我去旅行 \(V\) / 一張風景明信片〈2003 Korea〉](#)

參加「工作室開放日」群展 韓國 京畿道 楊恩美術館

2004 [我去旅行 \(V\) / 一張風景明信片〈2003 Korea〉暨 傳說一則](#)

參加「進與出」群展 台北 國際藝術村 百里廳

走入作品中的旅行

旅行與溝通

「我去旅行」的寓言開始於1998年作者所參與的一個跨國性的展覽一兩組藝術家，使用兩個質性不同的展場，發生於台北與巴黎兩地，觸接的議題是「你說我聽」。翻轉於「你和我」、「接收和傳講」間困頓而弔詭的經驗，正式開啟了作者將「旅行」與「溝通」相互締

結的思維以及對當代這個旅行世紀的觀察。

對湯皇珍而言，「我去旅行」的寓言始終連接著一個欲求溝通的核心。這個核心體現在一個找路人的過程：判讀接收到的訊息，解出意義與方向，付諸行動開始行路；如一種宿命的質性或者是一種無法拒絕的引力，旅人一次又一次，快樂又悲苦執著著這樣的過程—我去旅行了。犯錯、誤判、狐疑、徬徨甚至甘冒迷途與死亡的陷阱總是找著路，希望來到溝通的終點。

崩解的核心

這個世紀的人類稱號是種最會旅行的動物，憑著科學工程師發明的法力符碼征服全世界，與全世界接壤，只要我們每個人都使用這些符法，都認得它們的話語，那麼旅行就是輕而易舉的公式—沒有不能轉折的介面，沒有不能飛躍的距離，卻也因此邁入了溝通崩解的世紀：發生在人與人間，影像與敘述，資訊與理解之中的潰²，歧異與人格分裂。

我去旅行的執行亦是不斷揭示著：當途徑的網路進入複數次元如分子高熱流竄的二十一世紀，「我去旅行」除了嗡嗡迴響著渴求溝通的慾望核心之外，溝通已是幻覺。帶著這股「我去旅行是人類為自覺處境的欲求所做最後一搏，溝通已是幻覺」的感傷，尋訪的人卻依舊選擇了最真實而也最虛幻的旅行出發了。「我去旅行」以作品為名，

要具體執行一個現代人的寓言行程：虛構—模擬—重建，一趟又一趟的旅行。

這個依舊瘋「旅行」的世紀，無時無刻不「旅行」的人們，加速著此種癡狂，如此行徑在此時被提出來解讀，這是湯皇珍身為一個以行為事件為主體的創作者最核心的題旨—行為的選擇。

走入七件旅行作品

「北京之行」其實是「虛妄」的。湯皇珍說：「我自始至終沒去北京，只是假託作品之名『去』了北京而已」。當時由於時間與金錢的限制，作者沒有任何可能在作品之外抵達北京。所以，完成在北京的「北京之行」是一件作者至今未曾親睹的作品。

「我去旅行 I / 北京之行」〈1999〉是趟「假託作品前往」的虛妄之旅，「完成」在北京的「北京之行」是一件作者未曾親睹的作品。

電視隔著短小的距離面對面，以至邀請由這狹道通過的觀眾並不能真切了解電視螢幕上的視像是否一致。儘管兩個電視中的確是放送著相同的影像，然而在其間觀視，左看右看，致命的秒差，加上視野的侷限，並不能使這樣面對面的近距張望更為真確。

沒有真「行」的「北京之行」，以「故意缺席」來張望一種「鄉愁」：面對「原鄉」的中國，在學習而來的「想像」與「親見」之間不能承受的驚慌。同文同種，「自己」張望著「自己」，數十年，隔著台灣海峽，台灣與中國竟在張望中逐漸漸失真了彼此。



「我去旅行 II」發生在1999年底，11、12兩個月。我旅行在外。帶者一組視訊電話繞行了台灣一周。我在旅行的中途站停留。讓我攜帶的這組視訊電話與架

設在台北的另一組視訊電話進行連線，等待台北打來電話。

「我去旅行 II / 我去旅行- I am going traveling- Je fais un voyage」〈1999-2000〉邀請路過的人，在視訊裝置所在一個半開放的公共空間，打電話給留下電話號碼的陌生作者。作者則帶者一組視訊電話由台北-台中-高雄-台東接駁行進，在旅行預設的中途站停留，與架設在台北的這一組視訊電話連線，接聽打來的電話。

這種等待非常微妙，因為這兩組視訊電話都被選擇架設在半開放的公眾地點，例如書店、化妝品店、傢俱店的櫥窗或營業區；留下電話的人不知道誰會打電話來，何時會有電話打來？於是只得守著電話不能走開。電話打來，留下電話的人會看見台北的視訊現場，而台北的觀眾會看見一則預錄好的影帶，播放著作者吹著風、張著嘴的面容。在聽筒中，這些打電話來的陌生人會聽見螢幕上的陌生人念出一串地名。這些地名地同時也顯示在一張觀眾可以取得、並且自行標記的明信片上。

打通電話，標記完畢，觀眾將這張明信片寄給他們想寄的人。旅行中的作者經常必須苦苦停留，相反的卻告訴人：

「我去旅行了，請打某某號碼聯絡！」

2000年2月，「我去旅行 III / 千禧伊通逍遙遊」在「伊通公園」發表。

「伊通公園」，不真是個「公園」。從1991年作者第一次個展以來，已經用過這個場地3次，這是一個眾所週知，在台灣邁入10年的當代藝術空間。如此熟悉的地方，就好比在自己的房間，該如何旅行？展期還碰上中國的新年假期。於是，作者心想：「這次旅行是不是就輕鬆一點，不要像『我去旅行 II』那麼痛苦。」安排一個套裝行程如何？觀眾只要隨著導覽走，就可以看見好風景。加上中國人喜歡在一年的開始試試運氣，導覽也讓觀眾一關一關來遊戲，並附贈獎品。

在觀眾「旅行」的路程中，假想的作者成為隱形「導覽」，蒙混進一些前趟旅行〈我去旅行 II〉收集的紀念品：錄影帶、風景照、電話通聯帳單、切成不連續片段的旅行日誌與地圖，再置入新的號碼、指示、顏色、形狀、機遇、抽獎，並附贈遊覽終點的獎品：免費上廁所，花100元喝咖啡等等。

沒走多遠，熟悉的展出空間，還有導覽，觀眾卻時而發現自己陷入在許多資訊與意義有待建構的旅途情境，他們得否認自己的莫名其妙，拼命連接一番道理以便找到這趟旅行真正迷人的地方。

21世紀，誰能否認自己無法辨識影像、文字、地圖、指示與數字呢？



「我去旅行IV / Traveler . Bali」發表在一年之後（2001年）。並不是這當中作者沒有去旅行，相反的她去了Bali—印尼著名的觀光小島。可惜作者沒年有在沙灘上曬太陽，沒空欣賞頭帶香花的沙龍女郎，她參加的是一個藝術工作營，來自印尼、日本、德國、香港以及台灣的行動藝術家在此匯集，一邊觀摩，一邊發表作品。工作營的地點位於小島北方一處絕無觀光客的海邊。因為入境隨俗，加上活動經費拮据，作者吃了兩星期、餐餐相同的食物，洗了兩星期、叫人發抖的冷水澡，觀賞一位印尼藝術家每日重複上演的儀式作品，永不厭倦的眺望著那個好像可以出發去旅行的大海。從Bali回來之後湯皇珍開始製作「我去旅行IV」，同樣採用「Traveler . Bali」這個與在Bali展演相同的作品名稱。

工作營結束時湯皇珍也發表了一場演出；要求參與的各國藝術家答問錄音後作為局部的聲音材料，題問是：「如果你愛一個人，你會用什麼話語讓對方知道？」由於受訪者以母語作答，問問題的人不一定知道他們回答了什麼，然而聽得懂的同國藝術家都笑得意味深長，如此溝通中的精神分裂成為「我去旅行IV」的題旨。

「我去旅行IV / Traveler . Bali」（2001）以40分鐘的「類劇場」形式出現，作者擔任編、導、演工作，台東劇團合作演出，發表於台東的琵琶湖海邊。沒有舞台硬體與音響，演員必須靠不斷來回移動造就戲場，一面搏鬥海浪的聲場，一面進行著這種失常：呈現出說話與動作沒有關係的分裂狀態。以接力、反覆、倒轉不斷唸說同篇台詞，同時模擬著日常生活的一些動作：如上廁所、刷牙、化妝、洗衣、打字等等。

如果旅行是遠走他鄉一切都還有個重新開始的可能，如果只是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來到隔鄰，仍要執行日常庶務，這樣的旅行就變成苦差事。拿著行囊，在一個雖不致陌生但仍不夠熟稔的城市，走著，找著，一個可歇腳的地方，等待排演時間到來的遊蕩，使「我去旅行IV」的旅行成為一件苦差事。

演員唸說的台詞是一篇遊記：一趟假想我所做的「最後旅行」。然而，卻是從我的第一次遠行—巴黎的留學生涯開始寫起。在戲劇進行中演員沒有一刻是靜止的，說話與動作也沒有一定邏輯，他們靠著相互的時間默契，輪迴到最初的場景，然後謝幕。「我去旅行IV」共演出五場，兩場在琵琶湖海邊都遇上了傾盆大雨。



2003年「我去旅行V/一張風景明信片」開始上路，但迄今尚未完成其「旅行世界」的行程。「我去旅行V」計畫執行一趟真實的旅行過程，為復現作者記憶中的一張台灣老照片的場景。作者在抵達當地後公佈計畫，展開在地旅人的邀約。接著讓參與者於行前閱讀對照片的敘述，然後執行旅行、拍錄，最後將過程展出。

「我去旅行V」〈韓國篇〉2003年於安眠島海邊執行，〈台灣篇〉2005年於大里海邊執行，〈法國篇〉2006年於法國香檳區的馬荷奈執行。預計2007仍會持續其下一站的行旅。

「我去旅行五」，以「名符其實」的一趟旅行，做為一件作品。充分執行旅行的全面過程：夥伴的邀約，行程的計畫，旅行的執行，紀念照的拍錄。打扮好，帶好旅行途中的物資，共同乘坐交通工具，前往當地的一處海邊。在冬天，一行人—夥伴與嚮導、外國人與在地人、作者與觀眾 浩浩蕩蕩—在一個「邀約」下一起去旅行。它既是一件作品也是一趟真的旅行。

透過這趟旅行，作者與參與者重建一張老照片。那是一張深刻留在作者記憶中的照片，一張在古老台灣曾經發生的場景，照片中有一特色台灣人物群組立於台灣典型的風景海邊，作者故意匿藏文本的影像，代之以一則作者對此影像殘存的記憶描述。新的旅人將根據作者的文字描述進行「翻修」，重新復現這幕影像，再度成為一張照片，一個靜止的瞬間。讓以後不知名的旅人繼續猜測照片的緣由。它會是一張酷似「再生」的「那一張記憶中的海邊風景明信片」。

照片中分明就是幾個人散聚在海邊，然而不知道怎麼回事他們會站成這樣，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湊合在一起，毫無理由的偶發，還是事情計畫就是如此？相遇在冬天的海邊，帶著奇異的裝束？以「旅行的紀念照片」還是海邊「前世今生」的偶遇凍結了這一股不可思議的情境？

「我去旅行VI」肇因於島，因此作者對分布在世界的島群最了一翻搜尋，2005年初，作者先行前往了一處位於北非的「幸福之島」。島是這個作品的核心，它指示了一種狀態：遠離陸塊，進入漂浮。島，可望而不可及，因此產生幻想與妄像。「我去旅行VI/ 幸福之島」2005年暑假發表於台北誠品敦南藝文空間

「島區」全體呈長方形，低伏在誠品既有的長方形空間裡。它以整長的角材再區劃出多個等距、雙層，長方形。由左、右、前、後觀之，呈現相似的倒轉。其間，兩堵半高木作牆設有一拍照點，兩組桌椅放置有電腦，右前側、左後側的大投影牆與電腦交叉連線，影像隨電腦書寫而改變。正後方偏右的白牆，每四分五十秒反覆投放一則錄像。

影像內容是一對背向我們、坐在半堵高牆上的情侶，男方不斷對女方做出親密動作，作者由背後遠方凝視，聽不見他們的對話。情侶面前是川流不息的人潮，相對著這對似乎不曾移動的慾望「人偶」。那是作者事先前往「幸福之島」、觀察紀錄的一則「幸福事件」。

當觀眾進入誠品「島區」中的電腦桌坐下來，拉動滑鼠，指向一串反覆出現的不明字眼—ILHAISLAILEISLAND就會看見「島在哪裡？」的問句。接著深入下一項目，作者留有可以填空的「幸福紀念簿」，觀眾以電腦進行此接力書寫。書寫的行進交叉連接到大投影牆，讓人看見、等待、揣測，觀看他人對此三則作者留空的原文進行反應。字的抉擇，意念的接著，記憶的搜尋，想像的流動，幸福的遊記。

當觀眾來到「島區」，亦可依樣坐上那一座「虛」擬的半高牆，與那一對「虛」擬的情侶身影〈保麗龍同比放大錄像輪廓〉合照，紀念來過「幸福之島」。



「我去旅行VII/ 廣場旅人」〈2006〉來到西班牙，「我」—湯皇珍，已成為「旅人」，流轉於城市中的廣場。廣場，一個溝通慾望的雜匯之處，城市信號的出口，居民與旅人的潮間帶，多重傳述的溫床。

持續作者在「尋找城市二 / 港口」〈2002〉作品中針對城市流域的觀察，用真假故事明信片進行語言重複傳訊的實驗。在旅行的寓言中進行一聽、講、說、寫的虛實演譯，也是作者尋訪流竄在資訊通路世界裡的溝通微言。

巴特認為影像是一個類比系統，是一類有真實參照物的侷限符碼，而口語的戲劇性、套用風格、甚至是發射訊息給另一個聽眾所需之策略性、不具意義的召喚詞、其難以回頭捕捉的流逝性；當口語紀錄再變成文字書寫時出現的邏性要求、秩序的結構、社會功能的主從層次進而挺進思考的凝結；各具特性、衝突、曖昧而形成創造的慾望。

「我去旅行VII」計畫，湯皇珍成為自己作品中的「旅人」。在瓦倫西亞城六個廣場收集聲音、留言、請廣場路人根據作者提供的一張風景明信片講述回家的路。當途經「旅人」所在廣場的「路人」接受她的邀請成為回家之路的引領者與詮釋者時，觀眾就參與了這項「行旅」，共同完成旅人所佈置的聲音「廣場」—

重複在虛實演繹「回家」與「旅行」的說講當中。

旅行的完結

從1999年湯皇珍即站在溝通癡狂失速的路上，決定披著「旅行」的外衣親身走入這個寓言時空。「我樂於成為『旅行』的扮演者、編導者以及一名行走的口述詩人，直到我的語言與我的身體產生分裂，直到我語無倫次而至筋疲力竭，直到我成為『旅行的寓言』。」她說。

「我去旅行」系列預計於五年後完成第十件作品〈暫時命名為墓誌銘〉，屆時也是湯皇珍完成其旅行的時刻。

2006/12/10

